

巴甫洛夫的戰鬥唯物論

別特魯雪夫斯基著

侯德彭譯 謝 寧校

1950年6月28日至7月4日，在莫斯科舉行的關於偉大蘇聯科學家巴甫洛夫生理學學說問題的科學會議，標誌着生理學、醫學和心理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某種範圍內說來，它又是全蘇列寧農業研究所米邱林會議(1948年8月)的繼續。

蘇聯科學院與蘇聯醫藥科學院的聯席會議聽取並討論了貝科夫院士的“巴甫洛夫思想的發展(任務及前途)”和伊凡諾夫—斯莫連斯基教授的“巴甫洛夫思想在高級神經活動的病理生理學方面的發展道路”等兩個報告。

在批評與自我批評口號下召開的這個會議，指出了某些離開巴甫洛夫學說的蘇聯生理學家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同時制定出與生活及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相關聯的各種生理學問題的研究計劃。這次會議特別指出了巴甫洛夫的學說不是呆板的教條，而是創造地發展生理學、醫學和心理學所必需的廣大科學理論基礎；這個學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的堅強的自然科學基礎之一。這個會議將促進唯物論的自然科學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巴甫洛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它本來就是唯物論的學說——是近代生理學的最偉大的成就；它是進步的科學力量在反對唯心論、反動勢力和蒙昧主義的鬥爭中的銳利武器。

巴甫洛夫以研究有機體一切生命機能的嚴格地科學的、客觀的方法武裝了蘇聯的生理學家和醫藥工作者；他建立了生理學上關於血液循環、消化作用和營養神經感應的主要規律，並且建立了關於包括整個有機體這一統一整體的高級神經活動的嚴密理論。

列寧和斯大林對巴甫洛夫學說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意義估價很高。早在1921年，在列寧親自簽

署的人民委員會的特別法令中就正式表揚了“科學院院士巴甫洛夫對全世界勞動者有巨大意義的科學上的特殊供獻”。斯大林曾經稱巴甫洛夫為：“偉大的研究者和世界的科學家”，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曾稱他為俄羅斯民族優秀兒女之一。

貝科夫院士和伊凡諾夫—斯莫連斯基教授的報告以及以後的討論，從各方面闡明了巴甫洛夫的豐富遺產，首先是闡明了他的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唯物論學說。

巴甫洛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產生於二十世紀初，那時唯物論與唯心論正在一個“殘酷的”(用巴甫洛夫的話來說)根本問題上進行激烈鬥爭，這個問題就是：動物的腦和高級神經活動與人的腦和高級神經活動之間有什麼關係呢？應當怎樣來研究這個活動呢？這就必需決定心理活動的生理基礎以及心理活動和腦之間的關係，必需說明高級神經活動的構成，以及腦這一思想器官的活動。

整個時髦的馬赫主義哲學家和資產階級心理學家集團都會竭力證明腦不是思想的器官，思維不是腦的機能，以及感覺沒有物質而能存在，和思想沒有腦而能存在。列寧在他的偉大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曾給予這種“無頭腦的哲學”以毀滅性的打擊。他揭露了馬赫主義的反動本質，以及它的階級特性——信仰主義者在其反唯物論的鬥爭中所使用的工具。同時，列寧擴大了和進一步發展了唯物論的認識論；他以天才的見解把自然科學上的最新發現作了一個哲學上的概括，並且在反對唯心論的鬥爭中捍衛了和發展了唯物論的原理，即思想、感覺是腦的機能的理論。

巴甫洛夫與馬赫主義者以及生理學領域內的唯物論的其他敵人進行了鬥爭。他是俄國階級哲

學和先進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傳統的繼承者，他在所謂心理活動的領域內舉起了科學的火炬，這個領域一直都被認為是在知識的範圍以外而在宗教思辨哲學的蒙昧主義範圍以內的。雖然有宗教家和唯心論者的攻擊，巴甫洛夫仍然大膽地決定去研究腦的工作問題，腦，“以其最高形式——人腦——創造了並且正在創造着自然科學。”

巴甫洛夫的成就使生理學的發展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貝科夫院士曾強調指出：“有人認為巴甫洛夫只是給生理學加上了一點東西，認為他只是給這門科學加上了新的一章，這種觀點，必須認為是錯誤的，正確的是要把全部生理學分為兩個階段：巴甫洛夫以前的階段和巴甫洛夫階段。”巴甫洛夫發現了“腦的過程”的關鍵，關於這一點，達爾文在當時曾承認：我們知道的太少了；而這一點，如唯心論者所斷定的，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巴甫洛夫在研究腦的科學中作了一次革命。他用嚴格地客觀的科學方法證明了腦是思想的器官；他提出了心理過程的物質基礎，並建立了高級神經活動的規律。他所蒐集的具體的科學事實，證實了和加強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關於心理活動之生理基礎的各種原理，並有效地打擊了馬赫主義哲學和辯證唯物論的敵人。巴甫洛夫發現了並唯物論地解釋了動物機體中最重要與最普遍的現象之一——條件反射作用。貝科夫院士說：“直到巴甫洛夫時，我們才知道人與動物中的許多天生的反射過程。巴甫洛夫發現了在個體生活中所產生的一類新的反射過程，這一類反射過程，在巴甫洛夫以前是不被人注意和不被人了解的。這一類極其大而且很重要，它包括動物與人的一切反應，從與食物相連結的光、味、聲音所引起的唾液分泌的原始反射反應起，直到發音清晰的語言和書寫的應用為止。”

由於這個發現，巴甫洛夫才能够確立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效果不同的各種永久的和暫時的聯系，以及經過神經系統（即腦髓）的作用所形成的、效果不同的各種聯系。這就表明了這些聯系不是由動物的幻念或任何幻想的超自然的力量所產生的，而是有機體與其環境的相互作用的天然產物，是周圍的自然界的特性之反應，是有機體生命機能的固有物。這就表明了：有機體這一確定的統一體，是由於它巧妙而正確地反映其周圍環境中

所發生的自然現象而存在的。神經系統就不斷地從事於分析和綜合這些現象。巴甫洛夫教導我們要區別那些對動物機體起作用的外界對象中的兩類特性：在某些器官中永恒地激起無條件反應的特性和暫時地、“條件地”起作用的特性。

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經常關係是通過直接傳送神經興奮的工具（中樞神經系統的較低部分）來實現的。這一工具是作為無條件反射的物質基礎起作用的。它的主要機能是提供“使個體的機體及其種保持平衡和安全的第一個手段……”（巴甫洛夫選集，俄文版，蘇聯科學院印行，第三卷，第560頁）。

但是這個工具，看起來，在複雜的、經常變換的條件下，並不足以維護有機體的生存。巴甫洛夫寫道：“由這些反射作用所完成的平衡，只有在周圍環境絕對保持常態的時候，才是足夠的。因為周圍環境變化極大，同時是繼續不斷地改變着，所以無條件聯系（即永久的聯系）是不夠的，必須由條件反射（或暫時的聯系）加強之”（同上）。因為動物要繼續生存和發展，它就必須能準確地、靈活地而且繼續不斷地對它周圍的一切微小的變化起反作用。這是動物界的生存與發展的主要條件。在發現“條件反射作用”並把它用作研究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學的有效工具以後，巴甫洛夫證明了腦是與它周圍環境起條件反射作用的器官。他證明了：在高等動物中這種高度重要的工作是由大腦兩半球來做，並且是大腦兩半球的主要機能。大腦兩半球是條件反射的器官，是“高級感受作用的極重要的工具”，是分析和綜合那些來自外在世界和內部器官的各種刺激的器官。

伊凡諾夫—斯莫連斯基教授着重指出了巴甫洛夫思想在生理學方面的意義，同時闡明了巴甫洛夫關於動物和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之唯物論基礎。

巴甫洛夫主張動物與人的心理活動是建立在無條件反射和條件反射活動的基礎上，建立在永久的與暫時的神經聯系的基礎上的。前一種聯系產生於有機體的自然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後一種聯系則是在某一時間內由於起着作用的外部刺激與內部刺激的影響而在腦子裏面引起的。

他表明了高等動物的發展是：它的腦髓活動得愈錯綜複雜，它的神經聯系也就愈錯綜複雜，愈

變化多端。人具有動物所沒有的、新的、較高類型的神經聯系。這些聯系出現於類人猿開始了他的勞動活動，根本改變了他在高等動物界中的地位的時候。正如恩格斯所光輝地表明的，人的勞動活動使他和其他高等動物分開，而變成能製造工具並且能利用工具征服強大自然力的社會的動物。

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基礎是和動物一樣的。但是，照巴甫洛夫的意見，人一出現於發展着的動物界中，就產生了神經活動機能的一個極端重要的附加物。動物幾乎祇有通過直接作用於視覺器官、聽覺器官以及身體其他感受器官的專門細胞上的各種刺戟，以及這些刺戟在大腦半球中留下的痕跡，才知道周圍世界。巴甫洛夫教導我們道：這就是我們與動物共有的現實的一級信號系統。但是，巴甫洛夫指出，文字和語言，却構成了人類特有的現實的二級信號系統，即一級信號的信號。巴甫洛夫寫道：“這個附加物關係到語言機能，它對大腦兩半球的活動提供了一個新的原理。我們對周圍世界的感覺與觀念，對於我們來說，是現實的一級信號，即具體的信號，而語言，尤其是從語言器官傳到大腦皮質的認識運動的刺戟，則為二級信號，即信號的信號。它們代表着現實的抽象，並可以藉以進行概括；它包括着我們的附加的、人類所特有的高級思惟，而後者則首先創造了人的一般經驗，最後創造了科學——在周圍世界與人類中給人們指示方向的最高工具。”（第三卷，第490頁）

按照巴甫洛夫的學說，在人類中，人體與其周圍環境間的一切複雜的相互關係，都轉變成現實的二級信號系統。人利用文字發展了思惟的能力。巴甫洛夫說道：“二級信號系統，成爲人類生活關係的最經常的和最老的調節者。”動物並不如此。在動物中，一切事情，直到它們的高級神經活動的最高點爲止，祇包含在一級信號系統裏面。伊凡諾夫—斯莫連斯基教授提醒我們道：認爲人的一級信號系統僅僅是他的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物部分，這是十分錯誤的。一級信號系統和二級信號系統是在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下共同發展起來，而且二者皆爲社會所決定的。

巴甫洛夫寫道：“因此，在動物界和我們當中，暫時的神經聯系是最普遍的生理現象，同時，它也是心理現象——心理學家們稱之爲聯想，說它是

由各種活動和印象，或者是由字、詞和思想組合起來而形成的東西。”（第三卷，第561頁）

巴甫洛夫的科學思想與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偉大著作的直接聯系具有特別意義，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語言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解釋得非常清楚而深刻。斯大林指示道：“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52頁，解放社版）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新的著作，正促使蘇聯生理學家們對一級信號系統和二級信號系統作更深入的研究，同時給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開闢了新的前途。

巴甫洛夫的學說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主要論點是行爲之依賴於外來的興奮作用與內在的各種條件，是有機體和它的一切機能與外界環境之統一。達爾文學說使蘇聯科學擺脫了它的各種錯誤和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並擢升至一個嶄新的、高級水平的米邱林學說，它告訴了我們有機體形成的規律，它們的進化發展的規律。而和它有密切聯系的巴甫洛夫學說，則闡明了高級神經活動的規律，展示了有機體與其生存條件的統一的嶄新的形式。巴甫洛夫可以驕傲地說：“是的，我很高興，我和伊凡·密海洛維奇（即謝切諾夫——作者）以及我親愛的合作者們一道，獲得了整個的不可分的動物機體（而不是那裂爲兩半的機體），來強有力地控制生理學的研究工作。而這完全是我們俄國在世界科學中，在全人類思想中的無可爭辯的功勳。”（第一卷，第27頁）

巴甫洛夫確定了神經系統是反應外在世界的、高度組成的物質之最高形式；由於他指出了暫時的神經聯系和永久的神經聯系間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依賴、二者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暫時聯系之轉化爲永久聯系，他就爲高級神經活動之性質及其歷史形態之特性方面的科學觀點奠定了基礎。

巴甫洛夫主張，有機體的進化是在適應於錯綜複雜和瞬息萬變的外界條件而產生的條件反射活動的基礎上發生的。同一現象之不斷再現，會引起神經反應的一種確定形態，這種形態以後就變成固定的、習慣的、遺傳的。巴甫洛夫說：“由於同

一生存條件保持了許多世代，新獲得的各種反射作用，就連續不斷地變成永久的反射作用，這種情形是十分可能的（這裏有各種事實表明這一點）。因此，這是動物機體發展的活動機能之一。”（第三卷，第222頁）

把巴甫洛夫學說叫作生理學的最高峯，是非常公正的。它在高級神經活動的領域內成了辯證唯物論的基礎與支柱。

會議的進程中會着重指出：巴甫洛夫揭露了生命過程的本質——其一切組成部分的非常辯證的統一；他作出了許多關於腦髓高級部分的活動的重要規律，建立了決定清醒狀態與睡眠狀態的條件，以及正常睡眠與催眠的動力；並且發現了使紊亂的高級心理活動趨於正常的方法；他表明了調節動物的高級心理活動和行為是可能的。他指出：生理學和其他科學一起給人提供了許多方法，使“我們的生活愈益受到我們的自覺的控制，換句話說，就是愈益科學地計劃化，因而就愈益有目的和快樂。”（第一卷，第407頁）

1928年，巴甫洛夫曾驕傲地宣稱道：“……就廣義方面說來，現代生理學已和其他積極的科學一起，漸漸使人成為強有力的人，他不僅能把地球上的自然力一天天地應用於對他有益的事情上，而且爲了他一天天地更加有保證的幸福也在一點一滴地控制自己的本性，而更少去依靠機會的糊塗幻想。”（蘇聯科學院檔案處的巴甫洛夫手稿，蘇聯科學院印行，1949年，第136頁）

巴甫洛夫科學活動的主要動機是熱烈地想去幫助人們“維護健康人的健康和治療疾病”。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爲了要達到這個崇高的目的，他作出了巨大的計劃來在醫學的各個方面發展他的“關於腦的真正的生理學”。他最重視臨牀醫學，他曾反復強調指出：“我們的主要目的還是要去了解神經的生理機構和精神病。”巴甫洛夫在一個關於他的1933年的研究工作的報告中寫道：“工作更加集中於用條件反射方法來研究的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學與病理學上了。”他養成了這種觀念：“集體實驗室的工作應使自己顯著地增進人類的幸福”並應“在我們俄國人的心靈中留下一個有價值的紀念物”。

巴甫洛夫不能容忍那些不信科學的人，那些

阻碍完成“生活的巨大任務”的人。他對那些阻碍科學進步，給人們加上了唯心論的和不可知論的鎖鍊，並宣傳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資產階級科學家們進行了激烈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他堅決主張唯心論（用巴甫洛夫的話說，是萬物有靈論和二元論）阻碍人們去組織“科學地有計劃的生活”，它使人成為沒有意志的生物，使人成為機會的奴隸。

正如他所反覆強調指出的，他之所以不斷地，公開地和資產階級蒙昧主義者，特別是和心理學上的唯心論者作不可調和的鬥爭，就是爲了這個道理。他把這個鬥爭看作是他的唯物論世界觀和他的全部科學活動的直接結果。正如同一個蘇維埃科學家所應該做的一樣，他堅決反對把萬物有靈論和二元論硬拉到自然科學事實的解釋裏去的一切企圖，應該相信唯心論的看法對科學是有害的，它們阻碍着進步力量。他熱烈而憤怒地暴露那些反動資產階級科學家的唯心論，如馮特·布瓦一萊蒙、柏格森、謝林頓、凱勒、克拉帕累德、伯特、列文、科夫加、拉施來等等。他斥責了伍德渥斯的折衷主義的說法、克萊契墨的反科學的論點，以及美英出版物對唯物論這個主題的異想天開的污蔑。

巴甫洛夫反對資產階級的心理學，同時也爲真正科學的心理學建立起一個堅固的基礎。他反對唯心論的心理學，認爲它是研究動物與人的高級神經活動的障礙，他要求把每一個既成的東西都“摧毀掉，然後重新建立起來”。照巴甫洛夫看來，心理學者們研究心理現象時若不同時研究生理現象，那就常常“不知道他們在寫什麼和在說什麼”。許多資產階級心理學家們都主張心理學應當祇限於“描寫主觀現象”。“哪一種科學是那樣的呢？而且有誰需要這樣的科學呢？”巴甫洛夫問道，“那是不够的，我們不需要去描寫現象，而要去揭露它們的發展規律。你們是不能僅僅從描寫造出一門科學來的。”（“巴甫洛夫的星期三”，第二卷，第515頁）

巴甫洛夫要求心理學在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規律的基礎上來研究人類的內部主觀世界，而不把心理現象與生理現象分開，就是說，它的基礎應當是“生理事實上的所謂心理活動現象”（第三卷，第428頁）。

他竭力主張心理現象須用客觀的方法才能研究出來；他強調指出：一切具有主觀性質的已知事

實，必須拿到客觀的科學領域裏去。我們所需要的是對這一切現象的一貫客觀的研究。他確信：生理學與心理學只要以一種單一的客觀的科學方法武裝了自己，那麼在共同的努力下遲早都可以把各種力量結合起來的。

巴甫洛夫的天才的研究把心理學引出了盲目的歧路，而把它置於發展的康莊大道上。

巴甫洛夫並不滿足於他爲了蘇維埃醫學和心理學的發展，爲了辯證唯物論創造出完整而廣大的自然科學的生理學基礎。他決不把他的學說看作教條。在他的有名的演講“關於大腦兩半球的工作”中的結論裏，他強調指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比以前多得多。以前我們不得不把我們的問題人工地簡單化和扼要化。而現在我們知道了關於問題的一般基礎的某些東西，我們所煩惱的，或寧可說是使我們碰到困難的，是一大堆需要弄清楚的第二性的問題了。”（第六卷，第340頁）

巴甫洛夫指出，“已經解決的生理學問題，仍然必須加以改革和補充。”他說道：“如果要使我們所碰到的一切現象都去適應現存的架子”，那是錯誤的，自然界及其現象是無窮無盡的，多種多樣的。認識的過程充滿了矛盾與鬥爭。巴甫洛夫看到了：“首先，是發生一個鬥爭，一個激烈的鬥爭。一方面是自然哲學的衝動馬上趨向於人類思想的一切主題；另一方面却又堅信：要直接了解一切事情，結果是什麼也不了解。”（巴甫洛夫日記）巴甫洛夫強調指出科學的創造性。“這個新的生理學部門確實能吸引人，能滿足人類心靈的兩種經常並進的傾向：要求掌握更多的新的真理和反對那些在某部分大概已完成的虛假知識。”（第四卷，第325頁）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宣稱道：限制科學發展的人都是在破壞科學。他自己則體現了始終不渝的進步。他不斷提出更多的新問題，要求它們迅速得到解決，並指導了爲人類服務的蘇維埃生理學家的思想。他提出了二級信號系統問題，這個問題是和精神病學、心理學及教育學上的問題，和暫時神經聯系的演進問題，和高級神經活動問題及其他許多很迫切的問題直接相聯系的。

巴甫洛夫提供了不倦的創造活動的榜樣。他經常不斷地關心他對祖國的責任。他在1934年10月2日致蘇聯科學院的有名的信中寫道：“不管我

做什麼，我總要牢牢記住：我首先要盡我所能地爲我的故鄉、我們俄國的科學服務。這就是強烈地鼓舞着我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巴甫洛夫歡迎理論與實際相接觸的每一個步驟，他認爲這是能够保障人民幸福的唯一的真正的道路。巴甫洛夫給頓涅茨礦工會議寫道：“向礦工們致敬！我想我的整個生命都喜愛過和正在喜愛着智力的和體力的勞動，而甚至更喜愛後者。每逢我把某些有用的思想引入後者裏面去的時候，即當我把我的腦和我的手的勞動結合起來的時候，我就感到特別的滿足。

“這就是你們已經走過的道路。我衷心地希望你們沿着這條道路、這條保證人類幸福的唯一道路繼續前進。”

巴甫洛夫對偉大的蘇聯人民盡了他的責任，他是他們的寶貴的兒子，他的漫長的一生都是忠誠地、大公無私地替他們服務的。

巴甫洛夫逝世已經十四年了。在這期間，蘇聯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蘇聯人民正穩步地向共產主義邁進。蘇維埃科學和文化的花朵正在茂盛地開放。蘇聯共產黨——一切最先進和最進步的東西的總體——給蘇維埃科學和蘇維埃科學家以有力的支持。斯大林教導蘇聯人民不要滿足於自己的成就，而應不斷地發展和增加蘇維埃國家的物質的和文化的富源。

蘇聯人民的最寶貴的科學寶庫之一，就是偉大的蘇維埃科學家，革新者和愛國者巴甫洛夫所留下來的遺產。蘇聯人民的真正興趣就在於擴大這個寶庫，並利用它來滿足建設共產主義的要求。蘇聯生理科學已取得了不小的光榮的成就。貝科夫院士的研究發展了巴甫洛夫的學說，他正在研究大腦兩半球對於一切人體過程的毫無例外的強大的調節作用。貝科夫院士及其合作者，已經證實了並且發展了巴甫洛夫關於大腦皮質在一切人體機能中的統治作用的學說，這對臨床醫學是非常重要的。阿斯拉強的實驗，對於在人體損傷時大腦皮質的補償與恢復的機能作了重要的研究。彼得洛娃對於發揚巴甫洛夫遺產作了很大的貢獻。

茹拉甫列夫在饑和渴的生理機能方面作了有價值的研究；烏席也維契和多林的研究工作，以及在大腦皮質工作上發展了我們的思想的齊托維契

的著作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克拉斯諾果爾斯基、依凡諾夫—斯莫連斯基及其他等人對兒童與成年人的高級神經活動，以及對二級信號系統和它與一級信號系統之相互關係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新的事實被發現了：這些事實可以用來解釋動物行動中的條件反射作用，暫時的神經聯系的演進，以及神經系統的營養機能。各種疾病都能成功地用催眠來治療。爲鮑特金和巴甫洛夫提到病理學中去的關於神經力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發展巴甫洛夫關於生理學和消化系統等等的卓越的研究方面已經獲得了成功。

但是，正如這次會議所指出的，研究巴甫洛夫遺產的工作，離共產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還很遠；沒有完成人類生活所賦予的任務，並且辜負了蘇聯對各個生理學研究機關的特別關懷。

貝科夫院士和依凡諾夫—斯莫連斯基教授的報告，以及討論時的許多發言都對生理學中的狀況作了分析，並對生理學中的缺點作了批評，指出了研究的中心離開了巴甫洛夫學說，暴露了個別生理學家的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和錯誤，以及離開巴甫洛夫學說給蘇聯科學家的各種原理的偏向。某些自命爲巴甫洛夫的學生的科學工作者們，實際上已離開了巴甫洛夫的思想，對他的許多最重要的論點作了修改。例如，奧爾貝里院士和他的一羣最親近的學生們（基涅琴斯基、列別金斯基、阿列克撒尼揚等教授）已經走上了錯誤的道路，並妨礙了巴甫洛夫學說的發展。

在會議的自由討論中，指出了奧爾貝里院士在理論上和方法上的許多嚴重錯誤。他在許多情況下都以自己的荒謬的思想去代替巴甫洛夫的觀點。奧爾貝里院士在研究交感神經系對消化的直接影響時，沒有顧及大腦皮質的支配作用，因而完全忽略了巴甫洛夫的學說。他也忽略了巴甫洛夫關於感官的學說。在高級神經系統遺傳學的研究中，他的形式主義的遺傳學原則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他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完全背棄了米邱林生物學的原則。在二級信號系統問題上，實際上他什麼也沒有研究出來。在這些方向上所作的一些單個的嘗試證明了奧爾貝里院士及其門徒的出發點是錯誤的，他們把二級信號系統的研究和一級信號系統的研究隔離開來。正如這次會議所強調指出的，奧爾貝里院士在精神和物質的問題的解

釋中，在心理現象與生理現象的關係問題中，在主觀和客觀的問題中犯了很多錯誤。他的學生蓋爾舒尼教授，甚至把精神物質平行論的唯心論思想拿來作爲實驗的基礎。

會議指出，有些生理學家在工作中的嚴重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事實：他們在研究方法上沒有武裝起來，他們很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作爲研究的基礎。

在如何從生理學的觀點去評判巴甫洛夫學說的問題上，奧爾貝里院士作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回答。他寫道：“在這方面，巴甫洛夫始終是一個純粹的自然主義者”。奧爾貝里的話一點也不能增進對巴甫洛夫學說歷史根源的正確的理解，一點也不能增進對自然科學與唯物論世界觀之間的真正關係的識別。

巴甫洛夫學說是在與唯心論作鬥爭的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是在解答腦和心理活動的關係這個歷史上已成熟的問題中，就是說，本質上是在解答哲學基本問題——思想、意識對存在的關係的問題中成長起來的。巴甫洛夫學說與哲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鬥爭間的聯系，我們怎麼能不去認識呢？我們怎麼能把巴甫洛夫學說這個反對唯心論的唯物論武器從這個鬥爭中分開呢？這個鬥爭過去是並將繼續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巴甫洛夫學說並不是遠離歷史的道路而發生的，而是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的殘酷鬥爭的自然表現。在巴甫洛夫學說的基礎上，有一個最重要的哲學問題，就是腦這一高度組成的物質和心理活動、意識的關係問題。

在阿諾奧教授的著作中，暴露了他在理論上和方法上的嚴重錯誤，他肯定地已離開巴甫洛夫的道路而走向了歧途。在他對巴甫洛夫的惡劣的反駁中，他否認有機體的抑制作用的存在，並堅持巴甫洛夫學說不能解釋大腦半球前葉的機能。他企圖確定穩定的條件反射作用不是發生在大腦皮質中，而是發生在皮質下面，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這次會議暴露了那些仍在微耳和思想影響下而且仍不能把有機體當作一個統一整體看待的許多醫藥工作者們在實現巴甫洛夫思想時的缺點。這次會議又指出了在應用巴甫洛夫學說作爲蘇維埃心理學的自然科學基礎方面的缺點。許多蘇維

埃心理學家都表白要努力使自己與巴甫洛夫學說一致，但這種表白却不能為他們在心理學上對這次學說的實際應用所證實。

蘇維埃生理學、醫學和心理學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巴甫洛夫科學遺產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上更加得到創造性的應用和發展的階段。目前的任務是把生理學的研究與蘇維埃醫學的迫切需要結合起來，這個需要提出要維護和改善蘇聯人民的健康，以便忘我地去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與實際相連結，是蘇聯科學進步的基本規律，因為它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為進步服務。斯大林教導我們：科學的發現總是要由實踐、由經驗來檢驗的；真正的科學並不是躲避人民的，也不是與他們隔離的，而是要準備去為人民服務，給他們以科學的一切利益的，它不是在強迫下為人民服務，而是自願地、樂意地為人民服務。科學與社會生產相結合就成為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力量。

巴甫洛夫的生理學，正如這次會議所正確地強調指出的，有非常大的價值，是非常重大的成就，並且是最重要的科學結果；它是在實踐上改變世界的工具，是為勞動人民的健康而鬥爭的武器。在這次會議上也指出了巴甫洛夫學說對教育學和體育訓練的意義。巴甫洛夫學說的傳佈與發展，對於與唯心論、形而上學和宗教偏見作鬥爭是極端重要的。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政府為了在實踐上實現巴甫洛夫的偉大發現，創造了非常便利的條件，這是科學史上從來沒有的。

在蘇聯，有很多研究所和高級實驗室，並依照它在技術上和人員上的需要，配置了許多能夠發展巴甫洛夫學說、把巴甫洛夫學說應用於生理學、醫學、心理學和農學的一切領域中的優秀的科學工作者。

這次會議所通過，並經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所批准的決議，製定出一個進一步創造地發展巴甫洛夫遺產並把它應用於實際工作的巨大計

劃。決議推荐了下列問題作為研究的中心問題，這就是動物與人類的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學和病理學的各种問題：二級信號系統及其與一級信號系統的相互作用；神經系統的營養機能；大腦皮質與內部器官間的機能上的相互關係；高級神經活動遺傳學，消化系統、血液循環和呼吸作用的生理學；生理病理學，特別是大腦皮質在使已損傷的人體機能恢復正常時的作用；家畜的生理學和生態學。決議並提出：必須對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中最重要問題作廣泛的實驗研究，並根據巴甫洛夫學說研究出新的治療方法。

會議決定：修正生理學和醫學問題的研究計劃；在各大學、醫學院、教育學院以及醫生講習班中講授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學(和病理學)原理方面的特別必要的課程；根據巴甫洛夫學說與蘇聯生理學的成就編寫出教科書；通過函授學校加強科學幹部的訓練。

蘇聯科學院和蘇聯醫藥科學院被授與召集關於巴甫洛夫生理學的具體問題的正式會議之權。

會議對巴甫洛夫生理學學說的各种問題都有貢獻，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口號下展開的自由討論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結果，並定出關於最近將來的活動的明確計劃。在向斯大林致敬的信中，會議的與會者莊嚴地保證要盡一切努力去加速克服在發展巴甫洛夫學說的工作中的缺點，並把巴甫洛夫學說充分應用於建設共產主義的事業。毫無疑問，蘇聯科學家，在布爾什維克黨的教養下，在科學的領袖、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和平與民主的旗手斯大林的領導下，是一定能夠光榮地實現他們的保證的。

巴甫洛夫的全部生命與工作就是無畏地為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國家服務的榜樣。巴甫洛夫的科學遺產是俄國的、蘇聯的科學和文化的偉大紀念碑；它是戰鬥唯物論的旗幟。它為蘇聯共產主義建設服務，並與蒙昧主義和反動勢力不斷地作鬥爭。

〔原文載“VOKS Bulletin”第65期〕